

王 向/著

大唐帝国

(下卷)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目 录

下 卷

-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三十一回 | 王子结阵并驱皇权 | 秦王奉敕血战燕赵 | …… (313) |
| 第三十二回 | 洛水畔风扬大唐旗 | 丹阳宫寂灭大王梦 | …… (319) |
| 第三十三回 | 奉敕凯旋官闱初变 | 红颜辉映皇权之旅 | …… (332) |
| 第三十四回 | 杜伏威觐见武德殿 | 李建成请缨战汉东 | …… (342) |
| 第三十五回 | 战馆陶李建成凯旋 | 玄都观二才子遗墨 | …… (350) |
| 第三十六回 | 蝉噪声里丹阳突变 | 阴差阳错芬芳之旅 | …… (359) |
| 第三十七回 | 覬觐皇权洛阳经略 | 不死之死白雪埋凤 | …… (372) |
| 第三十八回 | 南平吴会大唐一统 | 百药抱酒红颜凋零 | …… (381) |
| 第三十九回 | 三府四政敕教并行 | 龙首桥畔谋主待兔 | …… (392) |
| 第四十回 | 云烟宫阙风雨欲来 | 喋血官城玄武惊变 | …… (405) |
| 第四十一回 | 荷塘画舫李渊惊魂 | 大唐改元贞观风云 | …… (417) |
| 第四十二回 | 渭水会盟大唐蒙辱 | 风雨长安王绩作歌 | …… (429) |
| 第四十三回 | 武德殿论政定国策 | 文中子贞观终回响 | …… (436) |
| 第四十四回 | 北定大漠李靖督师 | 苏烈被逼弃田从戎 | …… (454) |
| 第四十五回 | 帆扬梦想文本北归 | 叔玠直谏天子汗颜 | …… (466) |
| 第四十六回 | 诺真河畔苏烈离间 | 乘雪论道君臣治国 | …… (474) |
| 第四十七回 | 贞观春闱才子集会 | 新丰旅舍马周沽酒 | …… (486) |
| 第四十八回 | 抄经生穷途补门客 | 郑员外悔婚演双簧 | …… (498) |

- 第四十九回 魏征死谏破镜重圆 书生酬志马革裹尸 (511)
- 第五十回 李靖夜袭定襄大捷 药王乏术良相陨落 (526)
- 第五十一回 乘雾疾进苏烈破敌 骊山献俘京师沸腾 (543)
- 第五十二回 泄私愤欲杀乡巴佬 房玄龄计出兰亭序 (552)
- 第五十三回 永钦寺和尚遇知己 李承乾东宫扮狼奴 (564)
- 第五十四回 大漠孤烟千里跃进 西海风扬大唐龙旗 (576)
- 第五十五回 东宫密谋缔约结盟 风雪宫阙皇后殡天 (588)
- 第五十六回 王子竞逐皇权之旅 首辅呕血贞观大治 (594)
- 第五十七回 乱花丛中天子迷惘 直臣催政锦袖亡鸟 (615)
- 第五十八回 双结盟殊途同配防 立储君大臣错株连 (626)
- 第五十九回 白山黑水薛礼跃马 辽水河畔神话破碎 (644)
- 第六十回 凌云襟抱佞道羽化 大治无为贞观长歌 (653)

第三十一回 王子结阵并驱皇权 秦王奉敕血战燕赵

朱雀门敞开,一眼可见宫城的正门承天门了。宽阔的御街上,穿着青紫绯红官服的人,形迹匆匆。那宁静悠闲中显见的忙碌,与这个新王朝彰显的大统大气那样的和谐。那艳阳下的金碧辉煌,凝聚着万千气象。

步行在尚书省甬道上的李世民,眺望着步出承天门的李建成、裴寂,回头瞧着身边的萧瑀、陈叔达、封伦,笑说:“几位宰辅,还去政事堂吗?”萧瑀说:“等见了太子再说吧。”李世民说:“我看用不着了,他们一定刚出上书房,平叛事宜父皇已经裁处了。门下省参知机务,哪怕是八座会议,没啥用了。”

政事堂设在门下省,左右仆射六部尚书合称八座。宰辅六部主官参知政事,都在政事堂会议。

渐行渐近了,李世民领袖宰辅们给李建成请安。

“你们这是去哪儿呵?”李建成问,“我和裴相刚从上书房回来,世民,你是尚书令,又是天策上将,陕东道大行台,窦建德旧部叛乱,首辅没有责任吗?父皇不问责,我也要问责。刘黑闥的叛乱,严重影响了父皇的大统大业的进程。”

“我有责任,与一国储君没有关系吗?”李世民说,“当务之急是平息叛乱,再一次恢复燕赵秩序,身为天策上将,奉敕专征,责无旁贷。这些无关痛痒的是非,等我平息叛乱后,再从容定论。”

“用不着你了,父皇已诏令李世勣统军,李神通为前军,火速平叛了。”李建成说,“我看当务之急,还是议定问责吧。”

裴寂笑说:“陛下的裁处英明呵,刘黑闥不过是一伙乌合之众,杀鸡何用宰牛刀呵,李世勣领兵,足以平息叛乱了。秦王,您说呢?”

李世民愕然道:“他们都是打散遣散逃亡的夏军将士,怎么说是乌合之众呵?父皇的裁处草率了,我要见父皇,陈述叛乱的危害。”

“放肆,你在战场上违旨,在京也违旨吗?”李建成斥责道,“父皇过去怂恿姑息你,当下决不允许你犯上,目无父皇。”

“太子,您言重了。我有这个胆量吗?”李世民说,“我的所作所为,无不是为了父皇的大统大业和大唐的万世基业,一片丹心青天可鉴。丝毫不存犯上,更没有私心杂念。”

萧瑀说:“太子,秦王,京师内外,战场政务,二位那是殊途同归,都是为了大唐大统大业。不争的事实呵,指责的话讲不着。主内主外二位还需通力配合,完成

最后的大统大业这才是朝野的期望。”

裴寂笑说：“说一千道一万，不都是为了大唐的大统大业嘛。叛乱嘛，那是天要下雨，可预见不可阻止的事儿。太子呵，为平叛的事儿着急呵，等不及秦王和你们几个来，拉着我去了上书房。陛下也着急，大统就剩下丹阳的杜伏威了，河北的叛乱把原本清明的大统大业，又弄得复杂了。陛下为什么没有诏令秦王统帅平叛呵，那是父辈的体恤爱抚，建国伊始秦王便戎马疆场，在京师熟悉一下尚书房的政务，从容休息一下吧。太子表面训斥您，这里面也有太子爷的一层意思。”

李世民揖手说：“太子，二弟谢您了。”

“不用谢我，你呵，还是谢父皇吧。”李建成不满地说，“打了几场胜仗怎么了，翘了尾巴，居功自傲了。父皇那儿宠信你，放纵你，我这儿不允许，也决不姑息。越权擅专，一样治罪问责。”

“我怎么越权擅专了，尚书省在东宫之上嘛……”

几个人分别拉着拽着李建成、李世民，一个去了尚书房，一个回了东宫。

坐到尚书房的李世民，愤愤不平地说：“请纓还有罪了，把叛乱问责到我头上了，到上书房我也敢说，尚书省我说了算。”

封伦说：“秦王，瞧您这话讲的，失了王子的尊范。您是尚书令天策上将，当朝首辅呵，尚书省自然是您说了算。不管谁奉敕打仗，外因都左右不了陛下，在陛下心里该是什么地位，陛下清楚。”

萧瑀说：“太子是没有经历过叛乱，他想呵，大统在即，天下太平了。前隋统一南方后，朝野相对比此时稳定吧，不足盈年旧陈境内皆反，才有了杨广出镇扬州十年。不管战时战后，总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，叛乱在所难免嘛。问责没有道理，也于事无补。关键是迅速平叛和平叛后的施政吏治。”

李世民说：“李世勣担纲平叛，还是胜任的。我不是非要去平叛，不管在战场或在京师，平叛都是我的职责呵。假如不管不问，我这个尚书令天策上将，不是渎职嘛。请纓问责，不请纓又当何罪呵？”

封伦说：“也就是你们兄弟间斗嘴斗气呵，其意都是为了大统大业，不愿看到什么叛乱。秦王，您可不能治气，一天不打仗，尚书房一天离不开您。尚书房的政务呵，一点儿也不比打仗轻松。时文，您说呢？”

萧瑀说：“德彝讲得对，大统了，没仗打了，您就拿尚书房当战场好了。熟悉政务呵，也不是一天半天的功夫，繁琐着呢。”

李世民苦涩地笑说：“看样子，父皇也不准备再让我打仗了！那我就守着尚书房，在如山似海的文翰里，乖乖地做一个书虫子。”

萧瑀、封伦哑然笑了。

丹阳的秋天，树叶还没有飘零的意思，那无边无际的绿，依然充满了生机，舞

弄着妩媚。唯那滔滔长江水，从中游的江陵，送来秋风中的寒意。唐军灭梁的消息，湮没了王雄诞活捉李子通的捷报。这座处处遗存南朝旧迹的城市，因了历史改变着名字，却无法改变同样的寂灭。

同一个宫阙，一样寂灭的悲哀，像远处生生不息的长江水，湮没了杜伏威无边无际、一塌糊涂的思绪。而就在此时，凯旋的王雄诞，带着一身征尘，绕过了阁前的那棵香樟树，奉诏复命来了。

杜伏威步出临春阁，张扬双臂紧拥住王雄诞，大喊一声好兄弟。

“大哥，我把李子通那狗日的给您捉回来了。是杀是留，全由您一句话了。”

“杀不得，也留不得。”杜伏威突然松开王雄诞，黯然絮语，“雄诞，你说这一仗，是打错了，还是打对了？”

王雄诞说：“没错呵，不是打赢了嘛。”

“那也是替别人打仗。”杜伏威凄然道，“唐军已经攻陷了江陵，北方尽归大唐版图，虽生叛乱不过是昙花一现，很快就会扑灭。我们不消灭李子通，唐军一样消灭李子通，这一仗打得毫无意义。唐军会像你消灭李子通一样消灭我们，南北夹击，最多一二仗，丹阳就尘埃落定了。”

王雄诞说：“大哥，您还主张大统吗？”

“不选择易帜，形同选择死亡。大统是多数人的意愿，思之再三，我还是选择易帜。”杜伏威说，“既然是替人打仗，俘虏的发落，自然要押解长安，上疏请大唐天子处置吧。昨儿，长安诏令入朝觐见的文翰到了。”

王雄诞说：“大哥，您去吗？”

杜伏威摇头说：“拖一阵再说吧。平叛是长安的当务之急，眼下还顾不上我们。但也拖不了太久，最长明年春天吧。”

王雄诞说：“这仗也没打冤枉，消灭李子通的功劳，朝廷也该记在您名下，算是入朝觐见礼吧。”

杜伏威苦涩地说：“李渊杀了萧铣，一个书生，手无一兵一卒，对一个强大的帝国，还有威胁嘛。我不奢望什么王位，只想过平淡的日子，你说李渊不会不相容吧。我不会连累弟兄们都做了李渊的刀下鬼吧。”

王雄诞说：“您跟萧铣不一样，江陵是遭围投降，我们是早已受了唐朝的节制，洛阳之战我们也出兵了呵。假如李渊连您都容不下，这个人不但气量狭小，更不会有什么作为，迟早要有报应。大哥是统一的功臣，不是战俘。应该受到朝廷的礼遇，享受和长安的大员一样的待遇。”

“是嘛。”杜伏威笑说，“唯愿这样吧。只要追随我转战南北的弟兄们有一个好归宿，与大唐的官员一起分享荣贵，我就无所顾忌了。或许李渊不是一个自食其言的人，我这条性命原本就不值钱，那就赌一把。”

王雄诞说：“大哥，我愿与您同生死共荣贵。”

杜伏威说：“好兄弟，有你这句话，我知足了。”

王雄诞说：“大哥，这是草拟的功劳簿，没用了。”

杜伏威说：“我可以不封赐你，那些浴血疆场的将士，我要赏赐褒扬。你就替我把那些所获财物，论功分发了吧。”

王雄诞揖手说：“大哥，我这就去办。”

杜伏威说：“今晚的庆功宴上，要公议觐见事宜，你先给将领们透一个风，瞧瞧都有啥反响，不赞成的都有哪些人。”

王雄诞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

一阁的檀香气息里，杜伏威只感到了奢丽和那远去的王朝云烟一样的梦。

风雪中的长安，银装素裹里透着彻骨的寒冷，朱雀门内的御街上，唯遗车马官轿的痕迹了，在旋舞和风扬的碎雪里，杳无人踪。百业似遭遇了霜降，一夜凋零了，在无声的落雪里，承受着武德四年最后的冬天。

当包裹严实的含章殿飘进来一缕风雪，融化在充满暧昧的温暖的粉色帷幕内外，李渊真切感受到了这个冬季的寒冷。那个轩廊外面的世界，并没有远离他，在伺机奇袭这个温暖的宫阙。

刘黑闥击败了平叛的李神通部，又击败了李世勣部，尽复旧夏之境。一代名将李世勣，在乱军中只身逃亡。叛乱之势不逊于昔日的窦建德，数月内收复故地。燕赵烽火遍燃，并勾结突厥，获得支持。

风雪中的长安震惊了，住在春天里的李渊，无法不感受长安的寒冷了。

李建成试图平衡军功的请纓，和李渊正确的拒绝，又错误地遣将平叛，是袭入含章殿寒流的肇端。在节节胜利的形势下，李渊差不多和李建成有相同的共识，负功太过的李世民对于东宫和宫城，有着一样的威胁。李渊清醒地明白，创造战争典范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轻易做到的事儿，是皇权无法平衡的东西。他可以赐予爵位荣贵，却不能赐予智慧和谋略。连他自己都无法拥有的东西，拿什么赐予别人。

李渊在宽敞的御榻上，猝然战栗了。张婕妤半拥着他，嗔声问：“冷吗？叫奴才们来，加几个炭盆儿。”李渊摇头说：“免了吧。都来了吗？”

伫立在宫门前的冯友渔应了一声：“回主子，快了。外面都落了大雪，又积了几天的雪，深一脚浅一脚，道不好走不是。”

李渊浮躁地说：“他们都奉诏了，还磨蹭啥。这么大的雪天，朕怎么诏令出征呵。尚书房谁当值呵？”

冯友渔回道：“是秘书监颜师古。太子爷和宰辅们，正在政事堂议政呢。”

“燕赵都乱得一塌糊涂了，还议什么呵。等他们来了，不用回朕了，直接晋见。”

“奴才领谕。”

依偎在酥胸前的李渊，听不到庭院里踏雪的咯吱声，张婕妤的抚慰和絮语中

轻吟浅唱的歌儿,使他变化为一个听话的乖孩子,情绪好些了。他甜美地笑着阖目,感受着半透明的暧昧情愫,推开了眼前的烦恼。哐啷的门声,似是风打自开,惊梦的李渊,痉挛着推开呓语中的张婕妤。她不过是他寂寞宫阙里梦想憩息的港湾和生命的另一种寄托,而托浮宫阙和那些宫阙中的颜色,是他的智慧和非凡的政治远见。他不会为无尽的春色荒废军机,也不会为军机摒弃无尽的春色。

李渊丝毫没有停留在虚妄的错觉中,裹着厚厚的棉袍,趿着宽松的棉靴,从深层的帷幕里踱出来。宫内的炭火,烘烤得脸孔异样红润,右手攥着疏文,步履里透着疲倦和强支,一副懒洋洋的形容。

瞧着匍匐的内阁大员,李渊陡生怒火,扬手把疏文掷在他们跟前,申斥道:“还有谁没有看到这份洛阳送呈的十万火急的折子呵?平叛不但毫无结果,叛乱之势越来越大了,战火都快燃及洛阳了。朕早说过,仗打赢了,要防范死灰复燃,要巩固吏治安抚国民,你们听了么?这都是内阁之责。”

裴寂说:“陛下,为今之计,是迅速出兵平叛。屈大人凭借坚城,洛阳暂时无虞,刘黑闥还不敢轻易去碰。”

“那就坐视叛乱壮大,据有燕赵,与朝廷分庭抗礼嘛。”李渊哼了一声,又说,“你们说一说,该怎么平叛?”

李建成说:“父皇,儿臣请缨,不平息叛乱,誓不回师。”

李渊说:“这样的话朕听得太多了,哪一个出征前不是信誓旦旦呵。朕要的不是慷慨陈词,是最终的结果。世民呵,你是天策上将,不会没有想法吧。都起来说话吧。自据长安以来,朕哪一个冬天也没有安逸过。国弱时期打胜仗,大统在望了,空前强盛了,打起了败仗,为什么呵?”

李世民爬起来说:“父皇,输赢兵家常事,一个国家最危险的是没有信仰,缺乏凝聚力。大唐大统,集天意民心,丹阳的杜伏威不是在顺应天理民意嘛。燕赵多半土族百姓,相信拥戴华夏统一,把大唐大统的事业视为正义的事业,把父皇视为拯救万民的天子。胜利最终属于正义的一方,朝野用不着为叛乱惶恐,一时的猖獗算什么英雄呵,不过是历史中的跳梁小丑,终被历史唾弃。”

萧瑀说:“秦王讲得好,陛下,建元前后打了那么多仗,最终的胜利不都是属于我们嘛。刘黑闥的资望还赶超不了窦建德,收罗的那些残兵败将,一帮乌合之众,成不了什么气候。猖狂之极,那是还没有遇到克星。”

李渊浮躁地说:“议了半天都是空话,朕问的是怎样平叛,谁去平叛。世民,朕就听你一句话了。”

李世民说:“父皇要我跟着宰辅们学习治国和处置省部文翰,只顾看邸报了,未用心于平叛,一时间讲不出什么办法兵略。儿臣想,父皇心里早有了人选。李世勣虽然败得单骑逃亡,仍不失一代名将。儿臣建议,父皇诏令李世勣再打一仗,一定会扭转时局,最终平息叛乱。对那些战败的将领问责,无益于平叛。父皇的

宽和,相反能够激励他们报效朝廷和平叛的决心。”

李渊半天不响。李世民顾他而言,令他无法直截了当地点将了。

陈叔达说:“陛下,杜伏威部将王雄诞,攻陷扬州等地,活捉李子通。杜伏威遣使押解李子通并其左仆射乐伯通送抵京师。请陛下裁处。”

李渊随口说:“交刑部处决。朕连杜伏威都不想见,不知道什么狗屁吴国皇帝。不要就轻议军,议平叛,平叛。”

萧瑀说:“陛下的意思,让秦王平叛?”

裴寂说:“这个刘黑闥,从哪儿冒出来的呵?秦王是大唐的天策上将,歼灭这种蠹贼,还不是轻描淡写呵。”

封伦说:“秦王,您就再打一仗吧。”

李渊说:“世民呵,这一仗看似不关键,于大统却是十分关键。平息叛乱后,天下差不多就大统了。你就替朕再分一次忧。朕已清晰地看到了大统,触摸了太平的气息,不愿看到任何失败了。”

李世民说:“父皇,您要是信过儿臣了,我就请缨打这一仗。您要的是平叛的结果,仗怎么打由我,包括父皇在内,任何人不得干预,不得有抗谕等言论。没有便宜行事的条件,我还是在尚书房守几天清静吧。”

李建成申斥道:“你这是恃功要挟父皇,不忠不孝。不是简单的越权擅专,而是蔑视皇权。父皇,决不能怂恿姑息呵。”

半天,李渊在紧张的气氛里,和缓地笑说:“自古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,朕为什么要处处掣肘呢。是呵,朕要的是结果,不管用什么办法打,只要打赢了,一样奖罚分明。朕不干预你的任何军事决策,带着元吉去平叛吧。”

李世民揖手说:“儿臣叩谢父皇。若不平息叛乱,复燕赵版图,世民愿以死报国。请父皇在京师静候捷报。”

李渊说:“打仗你是让朕最放心的人,朕既授权,就用人不疑。你只管专心打仗,粮草辎重补给,朕责成建成、时文负责。值此冬季,燕赵和长安一样冰天雪地,你打算怎么与刘黑闥对垒呵?”

李世民说:“叛乱起自秋季,储粮不丰,明春补给必然危机。平叛最多在初春结束,顺延至夏收,叛军赢得了补给,粮草充配,仗就难打了。当下避敌锋芒,与幽州的李艺所部会合,寻机歼敌。”

李渊说:“想怎么打怎么打吧,唯一嘱咐的是要给朕一个期待中的结果。另外要戒骄戒躁,从来没有常胜将军。打完这一仗,仗也差不多打到头了,朝野休养生息,共享太平了。朕也就没有打仗的烦恼了。办差去吧。”

李建成蔫头蔫脑领袖宰辅们鱼贯出了含章殿。

风雪中的李建成,迷惘着失落了。李世民渐行渐远的背影,模糊中依然透着无比的矜矜和无比的自信。

第三十二回 洛水畔风扬大唐旗 丹阳宫寂灭大王梦

刘黑闥定都洛州，称汉东王，改元天造。范愿为左仆射，王琮为中书令，刘斌为中书侍郎，董买康为兵部尚书，高雅贤为右领军等。洛州的箭楼上才下大夏龙旗，又升大汉龙旗。盈年内夏唐汉三易龙旗。

奉敕平叛的李世民，带走了武德四年长安最后的寒冷。

风雪中张扬的旌旗，除去了宫城皇城的惊悸。不管遥远的洛水河畔将要发生怎样激烈残酷的战争，那出发的东征大军似是已熄灭了燕赵的狼烟。

惶恐远离了宫城皇城，远离了长安的天空。

行军总管王君廓率领的前军，抢占了洛州之南的洛水县城，与洛州对峙相望。

燕郡王幽州总管李艺，奉命与李世机会合，攻陷定、桀、廉、赵四州。刘黑闥引兵拒之，互有胜负，李艺与李世机会师洛州。

刘黑闥紧追李艺至洛水，李世民遣秦琼迎敌，以逸待劳击败刘黑闥部。

武德五年二月，刘黑闥引军攻洛水城。

洛水城是洛州的门户，越过洛水便可直抵洛州。城外四面环水，刘黑闥在城东北方向，填埋修筑两条甬道，强攻洛水城。

云烟中的燕赵大地，丝毫没有因了寂灭或新生的龙旗，改变了什么。不堪承受积雪重负的村落，猝然坍塌或歪斜战栗在风雪中的茅舍，未引起一声犬吠。村庄里多半是空房子，压迫在风雪和茅舍的人们，惶恐在战争中，惶恐在饥寒中，与朝夕间猝至的死神，时刻进行着生死较量。他们不知道那等待中的大统和平，骞年马月到来，一如这场战争的烽火，在这个冬季是否熄灭。

行辕当值的行军总管罗士信，迎着风雪中的讯兵奔过去，滚下马鞍的讯兵，把一方信匣，递到他手里。战时状态的甲衣，除冰冷的金属质感外，无法保障温暖。罗士信一只手攥不牢信匣，挟在腋下，向中军大帐疾走。

帐外执戟的宿卫，似伫立的雪雕武士。

“秦王，火急战报。”

炭火前的李世民，盯着进帐的罗士信。

“是王君廓请援吗？”

罗士信一面递过信匣，一面说：“是。”

李世民打开信匣，匆忙看了，而后随手丢弃在炭火上，腾燃出一团火。半天说：“洛水城不是用兵的地方，四面环水，地势狭隘。我已救援了三次，均遭失败。

距离洺州较近,很容易被敌人发现。怎么驰援呵?这个王君廓,真是支撑不住了嘛!放弃了吧,再伺机夺回,不放弃又能如何呵。”

杜如晦说:“秦王,不能轻言放弃,攻克洺州必先夺取洺水,对于平叛这一仗,战略地位极其重要。明年再夺洺水,不仅顺延了平叛的时间,代价会更大。王君廓是一个很能打仗的人,至少还能支撑几天,叛军冒风雪攻城,在两条填埋构筑的甬道上,用兵会自如吗?等敌人疲惫之极,再寻机驰援。”

李世勣说:“王君廓一直扼守洺水,所惧恐怕不是攻城,而是补给。城内粮食可能出现了短缺,守城将士激战数日,消耗很大,亟待休整。令人乘机入城,轮番固守,始终有良好的状态,才能确保洺水不失。”

李世民说:“这是一个好办法。可以始终保持守城锐气,也可解决城内补给,只要坚持十日,敌疲自退。”

罗士信揖手说:“秦王,我愿换回王君廓,守城御敌。”

李世民说:“去吧。记住,一定不要出战,三日后换回你。能守三天吗?”

罗士信说:“我跟了秦王,打了多少恶仗,这点儿风浪算不了什么。秦王,您放心好了,不管多久,唯死失城。”

李世民说:“士信,拜托了。懋功,去安排吧。”

罗士信率领二百精锐步兵,被风雪紧裹着远去了。

李世勣用旗帜招回王君廓突围而出。破围而入的罗士信,顺利实现了交换。狼狈的王君廓直入行辕,向李世民通报数日力战的实况。

李世民瞧着这个一样出身草莽、曾经称霸一方的部将,问:“洺水的危机,还会出现在哪儿?”

王君廓说:“秦王,替换只解决了补给休整,无益于守城之险。洺水太小了,无法投入太多的兵力,拱卫的将士得不到充分的休息,一刻不停地御敌,吃饭喝水的功夫都没有。若甬道直抵城下,洺水必失。”

李世民又问:“怎么能够解洺水之围呢?”

王君廓说:“地势狭窄不利兴众驰援,敌人意在围城打援,洺州近在咫尺,敌若从洺州出兵实施反包围,一场混战就很难预测了。”

李世民说:“懋功,受此局限,又是坏天气,这一仗难打了。用旗帜会知罗士信,不能守则弃,不要死守。”

李世勣说:“秦王,何患一城得失呵。明儿,让我上去先试一试,找到解围的战机,那是最好,无战机,接应罗士信突围。”

李世民说:“三日后罗士信一定要放弃。估计叛军的储粮已经出现短缺,必然速战。三月才有可能彻底消灭刘黑闥。”

房乔说:“还是与敌人对峙一段日子,出兵断绝刘黑闥的粮道,而后从容计谋,一举消灭刘黑闥。”

李世民说：“玄龄的建议正确，洛水这场恶仗，仅仅是大战的序曲。最初我还没有把刘黑闥放在眼里，低估他了，这个人还能打仗，有点儿诡计。输一仗就输一仗吧，只要他不逃到突厥人那儿去，我就要挑着他的狗头凯旋。”

李世勣说：“秦王这么说，我更惭愧了。还从来没有打过那样的窝囊仗呢。谨防刘黑闥的诡计，这个人不懂什么兵法，却深谙诡道。”

李世民说：“多派哨兵，监视洛水的战况。”

雪停了，雨来了。

纷纷扬扬的春雨，不知时节地落着，乍暖还寒，一如末冬时节。驰援洛水的李世勣部，连续数天在风雨中受阻，被叛军阻挡在咫尺外。城下攻守的喧闹声，在风雨中声遏云天，外围的阻击猛攻和厮杀声在潮湿的空气里缠绕不散。唯那在风雨中哑去的鼓号，缺少战场上的主旋律。内外战场异样低调，没有雄浑的激昂。

第八天，洛水城失陷，被俘的罗士信壮烈殉国。

行辕外挑战的叛军，高挑罗士信血肉模糊的头颅，耀武扬威地纵马往骋。春风依旧，飘散了风中的雨，伫立敌楼上的李世民，仰望明媚的艳阳，没有勇气看一眼挑在矛尖的头颅。平叛战场上的损失，超过了角逐中原。这看似意外，又潜伏着某种必然。罗士信的死令震惊的李世民彻底清醒了。

一员大将对未来的大唐意味着什么，朝廷可以减去内忧，却无法除去外患。大统后的华夏内安了太平了，依然有打不完的仗，主要对手将是东西突厥和那些在乱世中崛起的西域国家。二十岁的罗士信，或许会成为李世民岳父长孙晟那样的边塞名将，叱咤风云令胡儿胆寒。长城万里隔不开民族间往来沟通的友谊，彼此文化的融合，一样阻挡不了自然必然的民族矛盾，滋生战争。

李道宗眺望着行辕外的挑战，笑说：“秦王，刘黑闥猖狂不了几天，请您授我五百勇士，夜袭洛水城，打他一个落花流水，夺回洛水。”

“秦王，如何任由贼子辱骂，敬德请令出营应战。”尉迟恭暴叫，“一槊砸死孙子刘黑闥，为罗士信报仇。”

李世民淡定地说：“用不着与敌人正面交锋，敬德，你还担心没仗打嘛。道宗，你去筹措吧，洛水就交给你了。夺回洛水关系整个战役，占据洛水近逼洺州，我们就可以操纵这场战争。”

李道宗说：“秦王，这场局部小仗，您就放心吧。”

“骄兵必败，我已尝到了苦果。道宗呵，切记骄矜，哪怕是百密一疏，也不要发生。”李世民苦涩地说着，潸然泪下了。“这样的教训，血的代价呵。少死少伤人，也是战争的一种目的。”

房乔说：“秦王，您也不要太自责了，叛军如此猖狂是始料不及的。罗士信的死令人痛心，最好的祭奠方式，是在英雄的灵前供奉敌酋的狗头。这一天，不会太

远了。”

李世民拭去眼泪，哽咽道：“我这是苛责自己吗？郑夏二十万大军，我军一将未失。竟然在平叛中折损大将，能不心痛吗？百年后，我怎样直面英雄呵！”

解冻的洛水河，不盈三尺，清澈见底，鱼儿浅翔。光滑的鹅卵石，在艳阳下呈献出斑斓的光泽，被轻柔的水草拂扬着。那淙淙的流水声，连同那幽远的意境，湮没在无边无际的云烟中去。

三日后，李道宗夜袭得手，收复洛水城。

行辕迅速迁到了洛水城，两万唐军在洛水城以北，正面布营。

大唐龙旗，汉东龙旗，遥相呼应，对峙着风扬着。

愤怒的刘黑闥引军还攻洛水，李世民坚壁不战。

三月的艳阳，风扬花开了，二月绽放的樱桃花，在三月桃花的妖艳里，一瓣瓣飘零败落了。洛水洛州间，广袤的大平原上，只风扬着无尽的野花和无尽的白絮。没有豌豆的花香、大麦燕麦青涩的芬芳。唯那静悄悄的对峙，涣散不尽的云烟，宁静中累积着尖锋对决前的气氛。那隐匿在空气中看不见的硝烟，在风雨欲来中异样惊心动魄，令彼此对峙的双方小心翼翼。

褚亮走进帐来，匆匆来到李世民跟前拱手说：“秦王，一个自称博州清平人的吕才求见。”

李世民异样地环顾左右，问：“谁知道这个清平人吕才呵？”

半天，无人应答。

李世民又问：“什么年龄呵？”

褚亮说：“二十出头。”

李世民说：“既是求见，必是关系平叛大计，请他进来吧。”

房乔瞧着褚亮的背影笑说：“战争的转机，极有可能在这个人身上出现了。”

李世民絮语道：“他会带给我什么呢？”

褚亮引着一个身穿麻布常服的年轻人，步入大帐。绾结着蓝布儒巾，背着竹质长笛，表情有一丝慌乱，紧张地匍匐磕头。

李世民一面细瞧，一面问：“你见我有什么事？”

吕才说：“我来送给大王歼敌之策。”

“啥条件，你现在是啥身份？”李世民问，“将欲求之，必先予之。你打过仗吗？是窦建德的旧部？”

吕才突然坦然地说：“我是一个乐师，也通阴阳方伎。无所求，唯愿天下大统，安居乐业。燕赵山川河流尽在胸中，憎恨叛乱，受良心和士之己任驱使，贸然献谋大王帐下，采纳与否，任由裁处。”

李世民笑说：“自入燕赵以来，首见先生这样的高洁之士，为之感动呵。先生，请坐下从容赐教。”

吕才说：“叛军的补给，主要是贝州、河间、齐郡三面。可在沧州洺州之间袭敌粮道。洺水河虽宽阔，但四季无大水无涨落，生长在洺水河两岸的人，很少见到大水。上游十里许，有一处叫北坞的地方，河道较窄，便于填土截断水流，蓄水数日，决堤之际势必一泻千里。断敌粮道，用水淹没，此二足可制胜。沧州守军不逾千人，断其粮道后，亦可袭占。”

半天，李世民长揖一礼，笑说：“谢先生赐教。我相信先生，绝不见疑，恳请您留幕，以便随时赐教。”

吕才舒一口气，笑说：“大王采纳了，是燕赵百姓大幸、吕才的奢望，别无所求了。请大王筹谋大捷，告辞。”

李世民挽留道：“先生何以相弃呵？您的学问不是为了经世济民嘛，长安是您学以致用地方呵，我绝不相负。”

吕才淡淡笑说：“今日献谋不为仕途，取仕亦非今日，与大王若有缘，何患无期呵。厚爱领谢了。”

吕才长揖一礼，转身退出帐去。

李世民喟然叹息。

王君廓蹭近了，小心翼翼地说：“秦王，不会有诈吧。”

李世民摇头说：“我还是相信一个布衣书生的良知良心，没有丝毫的蛛丝马迹，哪儿有什么伪诈的迹象呵。命令王君廓领本部断敌粮道，毋须袭占沧州，焚烧粮草后，迅速回营。命令全军移师洺水南岸，准备诱敌决战。命令程知节率五百士兵，前往北坞筑坝拦河，听令决堤放水。”

王君廓、程知节领令出帐。

中书侍郎刘斌，忧苦地踱步在洺州城内。

刘斌已经缺少了自信和勇气，虽然从中书舍人，擢升中书侍郎，风扬在洺州箭楼上的汉东龙旗，不再是大夏龙旗了。不管是佐幕的文武，还是骁勇善战的燕赵士卒，都远弱于那个一度辉煌的大夏时代。刘黑闥更无法与备受拥戴的窦建德相比，汉东王庭的存续令人质疑了。兵临城下的唐军，有资本再打一次败仗，整军再战。刘黑闥输不起决战，没有退路，唯有死亡和寂灭。

刘斌在飘落在雪花一样的槐花瓣的汪洋里，掩面失声。

“大人，大王传见。”侍卫在门楼道儿说。

刘黑闥从洛阳投奔旧友时，觐见之初窦建德即刻拜为将军，封汉东郡公。刘黑闥像惯见的新王朝那样，以封号为国号，一样继用了旧时的宫阙。洺州府衙第二次飘起了龙旗，连改变的国号也遗存着大夏的痕迹。因了不似长安洛阳宫阙的浩瀚，后宫禁卫宫殿省部衙门，无法更张一切如旧。

一入迁廊刘斌便听到了刘黑闥粗野的骂声，即刻想出了刘黑闥狂怒的形容，

最初的仗虽然打得很顺手,甚至令自恃骁勇的李世民龟缩在壁垒不敢出营。但大唐控制着辽阔的北方地区,国力雄厚,粮储兵源充沛,后防相对稳定。唐军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都完全压倒了汉东。而风雨飘摇中的汉东王庭,不但直面兵临城下,后防极不稳定,严重缺乏粮储兵源。基本没有创造战争奇迹的可能,唯有逞一时之雄。刘黑闥的浮躁,暴露泼皮无赖赌徒的嘴脸,不难理解了。洺州城外暂无战事,刘斌猜测,问题极有可能出现在粮道或郡县主官的叛逃上。

挑竹帘儿进去,刘黑闥白了刘斌一眼,凶狠地问:“你去哪儿了。都火上墙了,你还有心思瞎转悠。唐军打进来了,不光斫我的脑袋,你们谁也跑不掉,挨着挨排着排,一个一个砍你们的狗头。”

刘斌说:“汉王,出了啥事儿?”

左仆射范愿说:“唐军抄袭了齐郡方面的粮道。”

兵部尚书董买康说:“刘大人,您拿一个主意吧。”

“还拿啥主意,明天举军越过洺水河,与唐军决一死战。”刘黑闥浮躁地叫道,“不击退李世民永无宁日。”

刘黑闥胞弟山东道大行台刘十善不满地说:“非要等人议军,议来议去,还是刀枪上见分晓。打他狗日的。”

刘斌瞧了一眼中书令王琮,平和地说:“汉王,不宜求战太切,回顾以往的战例,李世民都是在对峙中寻找战机。此时决战,正中敌人诡计。”

刘黑闥愠怒道:“那你说该怎么办?”

“放弃洺州,率军入齐与徐圆朗会合。”刘斌说,“齐鲁富庶之地,徐圆朗响应汉王起兵,虽自称鲁王,受封大行台元帅,隶属汉东节制。拥兖、郛、陈、杞、伊、洛、曹、戴等八州。合兵一处,势必强盛,而后从容与唐军周旋。进可再复洺州,近逼洛阳,退可自海道发辽东。为今之计,唯有这条路可走。”

刘黑闥不屑道:“我不会去兖州,与其转战兖州,不如退往突厥人境内,李世民敢与突厥人翻脸嘛,有突厥人支持,出兵相助,我怕啥。我啥也不怕,哪儿也不去。传令,明日天亮吃饭,全军与敌决战。你们这些文人,都站到箭楼上,看我怎样消灭敌人。”

“汉王,您输不起呵。”刘斌劝阻道,“突厥人更是靠不住,他们支持刘武周,支持李渊,支持您,都是为了趁火打劫,掠抢财物。刘武周败逃突厥的结果,当引以为鉴呵。即使不去兖州,也不宜倾师决战。李世民和他的部将个个凶猛如虎,仓促决战,有多少胜算呵。寻找到战机再决战不迟。”

“不要讲这些出师不利的话,当心我拿你的狗头祭旗。”刘黑闥恶狠狠地说,“我不依靠突厥人,找李世民做靠山呵,混仗话。散了吧。”

刘斌刚要说话,被王琮拉了袖管儿,拽出了大厅。

脚下的甬道不及过半,刘斌无奈地吁出一声叹息。王琮嘿笑说:“这就叫天命

有归,你我都不想死,才畏死冒死反叛,终是躲不过头顶悬的这把刀呵!”刘斌说:“死又何惧,遗憾的是无望改写历史了。”王琮说:“历史不是谁都能够改写的,既然无缘历史,忠谏而死值吗?多看一天太阳吧。随他们怎么打,反正都是一个结果,败死!”

刘斌苦涩地笑了。

晨曦中的洛州城突然沸腾了。

刘黑闥舞着胡刀,纵马冲出城去。两万步骑紧随其后,旌旗掩映,鼓号声中向洛水南岸进发。刘斌伫立在箭楼前的垛口儿,背后风扬着汉东龙旗,在武德五年最后的春风里,在极度的失望里,依然抱存着最后的希望。

刘黑闥、范愿率领三千骑兵,迅速越过了干涸的洛水河床,翻过南岸的古河道。正面迎战的唐军,六路扇形冲杀过来。李世民、李世勣居中,左翼秦琼、尉迟恭、王君廓,右翼李元吉、程知节、李道宗、侯君集。风扬尘土,不见了东天的彤辉。在声遏云天的鼓号声中,两军迅速短兵相接,厮杀声铿锵声呐喊声马嘶声,震颤了云烟中的红日。

百支哨箭呼啸着,腾起升空,在战场的上空,炸开春雷一样的响声。

冲杀入阵的李世民异样奋昂,锋利的胡刀切西瓜似的削掉一颗颗脑袋,在极度的快感里纵马往骋,引弓射箭,或挥刀拼刺。双方不知哪一方攻击,哪一方防守。在嘈杂的金属声里,阵乱了,仗打乱了。

正在越过河床的汉东军,冲向最前线的步伐,远赶不上决堤奔腾咆哮的河水,一如释放出笼的猛兽,势不可挡,倾泻下来。拥挤在河床上的一万余步兵,被排山倒海的河水,瞬间淹没了。刚涉足南岸的汉东军,被身后突变的涛声吓傻,顿时丧失了斗志。岸上的惊呼声,席卷而去的呼救声,传遍了整个战场。

鏖战中的汉东军,没有一丝败迹,双方在搏杀中异常顽强。前军战犹酣,后军溃败了。刘黑闥讯问:“发生了什么事儿?”范愿回答:“不知道。”前军在唐军凌厉的攻势下松动了,向洛水河退缩。后军督战的刘十善匆匆赶来回禀:“河道发水了,后军突遭水淹。”刘黑闥惊问:“哪儿来的大水?”刘十善说:“不知道。”刘黑闥猛扇一个耳光,大叫一声:“天灭我汉东呵!”

范愿说:“顾不上那么多了,先逃奔突厥人,收拾人马,借兵再战。”刘黑闥咬牙切齿道,“卷土重来尚未知呢。”

刘黑闥冲出包围,身后仅有二百余骑,狼狈逃奔了。

半个时辰后,洛水河又发出淙淙声响,清澈平缓。数千死尸搁浅在滩涂或沉睡在不盈尺深的河道。不管会游泳不会游泳,沉重的甲衣,咆哮翻腾的大水,使他们完全丧失了求生的本能。丢弃的兵器,在血染的旷野和干净的古河道随处可见。唐军士兵在溺死或杀死的一万多叛军的死尸间,捡拾着血迹斑斑的兵器。潮湿的河谷,广袤的原野,飘逸着残酷的血腥气息。

唐军潮水般冲到了城下，最初有一丝慌乱的刘斌，突然异常平静。那眺望的风景，不正是他预测中的战争结果嘛。他坦然地笑着，拔出佩剑转身猛击，斫倒了风扬的汉东龙旗。旗杆呼然倒地的响声引出了他一声狂笑。背对涌入城门的唐军，挥剑横去，阖目的刘斌再也不见燕赵风景了，那栽倒差不多没有动静，唯那撒手的佩剑，撞击砖石，发出沉重的金属声响。

洺州的箭楼上再一次风扬起大唐龙旗。

三日后，李世民命令李世勣领军攻打徐圆朗。

七月的丹阳，是蝉唱最盛的时候，也没有因了长江环绕东去，减一分暑气，旧陈的宫阙一样流火。洺水之战，那看似与丹阳风马牛不相及的战争，却有着千丝万缕直接的关系。兵部邸报一传到丹阳，即刻震惊了宫城皇城，统一的步伐，正在向他们悄无声息地逼近。是长安作出裁处的时候，也是丹阳作出选择的时候了。不管是受长安节制，还是划江分治，一样面对历史的尽头。

丹阳完成了一个无冕王梦想的过程，荒草掩映的宫阙，只闪现出昙花一现的王气，又将重归荒草中的寂寞。那炎炎烈日下弥漫的硝烟气息，令这个远离北方战火的石头城，风雨欲来了。

临春阁外的香樟树，纹丝不动地站在荷塘边，十几尾金鱼，在香樟树投下的凉阴里游动。

打着芭蕉扇的杜伏威，额头依旧沁满了细汗，穿着白色的绫布常服，一双桐木屐，踩出了两脚湿漉漉的水。大唐的吴王，隔三差五，从两千里外收到三省六部的邸报。那从一个驿站又一个驿站接力传递来的邸报，有喜有忧。刘黑闥反叛，延长了他在丹阳盈年的梦想。那自然必然寂灭的过程，令他充满了无限的留恋。他不是简单地把丹阳奉献给了长安，而是先把梦想彻底埋藏。

权欲渐渐退出了他的梦想，在这个夏季里烤得没有了水分。

那份令他慌乱的邸报，在浮躁的扇风里，飘下几案，静静地躺在脚趾旁。王雄诞、阚棱、李百药在荷塘边的几株香樟树前一闪不见了。半天，绕过半个荷塘，从假山的北面，拾阶上了临春阁。

杜伏威瞧着他们，用扇子指着鼓凳说：“坐吧。”

阚棱说：“吴王，啥事这样着急呵？”

杜伏威用扇子指着地上的邸报，苦涩地说：“长安又来了邸报，催促入朝觐见了。这一次划了期限，七月下旬到长安。你们说我该怎么办？辅公柝怎么没有来呵？不奉敕觐见，虽为大唐吴王，实则叛贼了。”

王雄诞说：“拒不奉敕觐见，那就点燃了战火。大王还是下决心，不要犹豫了。大统顺天应民，使万千生灵免遭涂炭，是功德无量的壮举。分治无疑以卵击石，朝廷是不允许分庭抗礼的，没什么好顾虑的。”